Jean Cocteau

Journal d'un inconnu
陌生人日记

[法] 让·科克托 周怡芳 译

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

Ouvrage publié dans le cadre des Années Croisées France-Chine – Programme d'Aide à la Publication Fu Lei – Avec le concours du Ministère français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
中法文化年－傅雷出版资助计划－由法国外交部资助出版

巴黎丛书1
特约编辑：吴雅凌
装帧设计：studio宇刚

ISBN 7-5617-4347-5
9 787561 743478 >
定价：19.80元

Jean Cocteau

Journal d'un inconnu
陌生人日记

[法] 让·科克托　周怡芳 译

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陌生人日记 /（法）科克托著；周怡芳译. —上海：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05.6
ISBN 7-5617-4347-5
Ⅰ.陌… Ⅱ.①科… ②周… Ⅲ.随笔—作品集—法国—现代
Ⅳ.I565.65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5)第075732号

出品/上海六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特约编辑/ 吴雅凌
装帧设计/ 魏宇刚

JOURNAL D'UN INCONNU
by Jean Cocteau
Copyright © Éditions Grasset & Easquelle 1953
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5
Published arrangement with Shin Won Agency.
All rights reserved.
Ouvrage publié dans le cadre des Années Croisées France-Chine-Programme d'Aide à la publication Fu Lei-Avec le concours du Ministère francais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
Traduit par Zhou Yifang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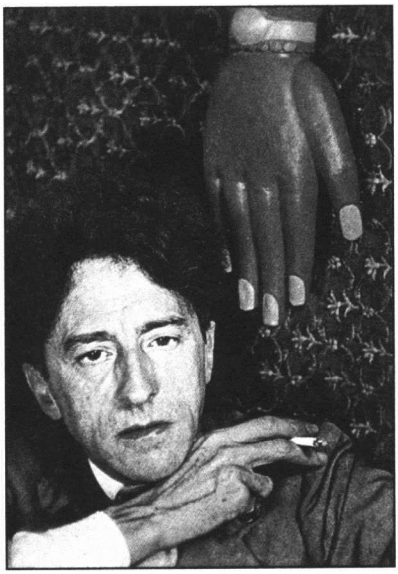
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：09-2005-172号

巴黎丛书
陌生人日记
(法)让·科克托 著 周怡芳 译

统 筹/ 许 静
责任编辑/ 许 静
责任制作/ 李 瑾
出版发行/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（200062）
http://www.ecnupress.com
电话：021-62865537 传真：021-62860410
印 刷/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版 次/ 2005年7月第1版
印 次/ 2005年7月第1次
开 本/ 890 x 1240 1/32
字 数/ 120千字
印 张/ 9
书 号/ ISBN 7-5617-4347-5/I·311
定 价/ 19.80元
出 版 人/ 朱杰人

（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，请寄回本社市场部或者联系电话021-62865537）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科克托在《俄耳甫斯的遗嘱》中

编　语

1960年，让·科克托(1889—1963)自编自导自演了《俄耳甫斯的遗嘱》(*Le Testament d'Orphée*)。在从不缺少天才的法国电影里，《俄耳甫斯的遗嘱》被称作“必然之作”、“诗之电影”。科克托演绎片中主角，按他自己的说法，是“一脚踏在生里，一脚踏在死里。”

三年后，1963年10月11日，科克托得到庇亚芙(Edith Piaf)去世的消息。这位唱着“玫瑰人生”的传奇女歌手是他最好的朋友之一。“今天是我在世上的最后一日”，他说完就晕了过去，没有再醒来。《俄耳甫斯的遗嘱》成了科克托本人的遗嘱。据说，这是科克托最具自传性的创作。诗人自比俄耳甫斯，意味自然深远。

俄耳甫斯是比荷马还古远的西方最早的诗人。在古希腊的神话传说里，这个缪斯的孩子仿佛就是诗的化身。当他歌唱时，鸟儿盘旋头上，鱼儿聚集脚边，连石头和橡树也被感动，整个自

然迷醉不已。西方历代诗人不乏追随俄耳弗斯者，德语诗人里尔克(《致俄耳弗斯的十四行诗》)就是一例。

生在后现代的科克托显然无可验证俄耳甫斯般的诗之魔力了。但他作为诗人的魅力，始终散发着异样的光彩。20世纪的法国文化界，“名流”(科克托本人大约会拒绝这样的字眼)璀璨纷呈，科克托算得上最耀眼的一位。他涉足几乎所有的现代艺术领域，从诗歌到小说，从电影到戏剧，从素描到手记，从芭蕾剧评到陶艺绘画……科克托称其全部创作为诗：诗歌之诗、小说之诗、戏剧之诗、绘画之诗、评论之诗。创作在诗人科克托眼里，没有边界。

有关科克托，历来不乏争议。与超现实主义诗人们若即若离，波德莱尔式贵族公子的生活，鸦片，双性恋，巴黎风尚。与此同时，天分，敏感，优雅，机智。在科克托身上，19世纪的颓靡气息与20世纪的叛逆融为一体。毕加索不无戏谑地说过，科克托无论出席什么场合，他长裤上的熨痕永远笔直无懈可击。贵族的形象，既是无缺，亦为最好。

法国文学家格拉克(Julien Gracq)说过，直到72岁，科克托都没有写出一部成熟的作品。格拉克的批评大概是说，科克托人如其作，过于轻盈无谓，没有生命苦难的萦绕，总显得脱离现实，奢美有余，分量不足。

科克托终其一生给人游戏之感，仿佛巴黎上空一只轻盈的飞鸟，带着忧郁的睥睨神情，掠过华美的剧场舞台，喧嚣的彩衣人群，不留一丝痕迹。

对于类似的批评，科克托本人见怪不怪。这位“异想天开的诗人”，顶多会像个孩子一样，用最迷人的纯真目光盯住你，说：“你们所知道的我，并不是我”。

诗人科克托不可避免地痴迷于镜子的游戏。但他决非那个爱上自己的影子的纳尔西斯，自恋的少年最终变成了水仙花，而科克托则以他的行为述说轻盈的无辜。在拍摄电影《美女与野兽》时，正逢二战结束前夕的艰难年代，科克托仿佛率领众军的奥德修斯，踏上茫茫险途。物资的极度匮乏、疾病的干扰，细菌与精神的侵蚀一样可怕而无孔不入。被皮肤病痛折磨得不成人形的科克托，以自身的丑陋为代价，创造了一个美伦美奂的世界，一个真实的神话世界。这位轻盈的王子，在一场场生命的“奥德赛”里，无愧王者的庄重。

最出色的创作者，他们的人生往往与他们的作品一道创造奇迹。

1955 年 3 月，法兰西学院院士。同年 10 月，比利时皇家法语文学语言学院院士。1960 年，巴黎诗歌王子荣誉称号。1999 年，入选法国伽利玛出版社的七星文丛。科克托的一生是荣誉和诋毁的一生，然而，有形世界的过往云烟，很早就如同玩具，在他眼里丧失了颜色。他像个孩子，却是个有着何等深邃沧桑的眼睛的孩子，看尽尘世的有形与无形，拒绝灵魂老去。

当死亡来临，诗人陷入永恒的沉默，人们发现，科克托的谎言从来没有停止过述说真实……

诗人俄耳甫斯最让世人传颂的莫过于他的地狱之游。俄耳

甫斯为了死去的妻子俄瑞狄刻(Eurydice)下入地狱,哀求冥王哈得斯。冥王感动于他的歌声,破例答应他带回俄瑞狄刻。但俄耳甫斯在回到地面之前不可回头看自己的妻子。在漫长幽暗的地狱里,他们沉默地走着,感觉彼此的存在,却看不见对方。终于,俄耳甫斯看见了大地的一丝光明。他忍不住,在最后的瞬间转过了头。他看见俄瑞狄刻的影子,还在地狱的黑暗之中,还来不及走近光里。俄瑞狄刻永远地消逝了。她在得到生的同时,回归死亡。

俄耳甫斯的地狱之游,成了诗人创作之旅的恒久象征。诗人在回家的路上丢了俄瑞狄刻,好去跟随诗的主人阿波罗。创作之不可能,仿佛俄瑞狄刻的影子,近在眼前,转瞬消逝。

《巴黎丛书》缘自这样一个提问:在俄瑞狄刻的转瞬之间,我们能否紧随诗人,惊鸿一瞥诗的碎片?

谨以科克托系列,作为编者与读者的首次尝试。

上海 2005 年 5 月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法文版编者前言

让·科克托(Jean Cocteau)著作甚多,而且涉猎广泛,从诗、小说到叙事剧本、诗作剧本,从旅行速写到格言,从回忆录到手记,从芭蕾剧评到电影影评,甚至从陶艺到绘画都在他的表达方式之列(当然我们还可继续列举下去)。虽然形式各异,但我们总可在他的隐喻中找到属于他的特色。反对他的人指责他谁都要模仿,但是,科克托终其一生都忠于自己的声音、自己的主张、自己的美学观。

他在 1963 年 10 月 11 日过世,那天正好也是他的好友爱迪·庇亚芙(Edith Piaf)的忌日。但是他的航迹到今日依然磷光闪闪。这也许是因为他一面保有自我,一面又与其时代深深相织,使他成为那个时代的象征。在检视那个五花十色的时代时,科克托笔下的奇异小丑(Arlequin)便活灵活现地从时代的脸谱中跳脱出来。

想要简短地道出科克托的一生,就有如试图将 20 世纪 60

年代百家争鸣的法国艺术史写成一本小书那样困难。因此，自他 1910 年出版第一本诗集《轻薄的王子》(*Le Prince frivole*)，到 1960 年拍摄《俄耳甫斯的遗嘱》(*Testament d'Orphée*)为止，科克托那些既轻盈又深沉的作品便如此飞跃在 50 年间的法国文学史上空，发出闪闪的光亮。巴黎深深为他独树一格的风采倾倒，他的室内装潢、彩绘教堂墙面、他的陶艺作品等等，有如他在 1933 年的第一部电影《诗人之血》(*Le Sang d'un poète*)，一上映即获得影史经典的美誉。不只这样，许多名人与他也相当亲近：科克托第一次搭乘飞机是网球名将罗兰·卡洛斯(Roland Garros)驾驶的，他也与当时作家普鲁斯特(Proust)、阿波里奈尔(Apollinaire)、桑德拉尔(Cendrars)等互有往来，他发掘神童作家拉迪盖(Radiguet)，是立体派革命的支持者，对演奏现代音乐的"六人组"(le Groupe des Six)关照有加，照料拳击手阿尔布朗(Al Brown)，他抽鸦片，出席上流社会的礼宴，在法兰西学院(l'Académie française)享有一席，但更重要的是他的文学著作。1923 年的《单音素歌》(*Plaint-Chant*)和《骗子托马斯》(*Thomas l'imposteur*)、1929 年的《小捣蛋》(*Les Enfants terribles*)、1947 年的《存在之难》(*La Difficulté d'être*)以及这本 1953 年的《陌生人日记》(*Journal d'un inconnu*)，这些法国文学史上最美的诗作以及最杰出的文札，道出作家心里最炽热的秘密。

《陌生人日记》这个标题恰当地表达了萦绕在科克托内心的问题。"我并非你们想象的那样"这句话，科克托用尽所有的语气反复诉说，而从来没有人像他这样，极力打破公众世界里环绕

己身的神秘氛围。这个萦绕心头的忧虑不断地从本书的字里行间流露出来。他向我们谈论灵感、记忆、友谊以及其他许多题目，似乎旨在揭开覆在脸上的面具，与我们坦诚相见。他凭借其天赋，动人地道出这难以捉摸、稍纵即逝的真实。这使得他的文字耀眼夺目，也让我们了解，科克托并非徒有才气，更是个伟大的艺术家。

离开宴会和饮酒的人们
你我深知此举将如何引人侧目……

——《歌剧》①

① 译注:《歌剧》(*Opéra*)为科克托于1927年出版的剧本。

献　　词

我亲爱的勒内·贝特朗[1]：

过去我不认识您，就如常人对您研究世界背后的模样感到陌生一样。

您是在听到我上广播节目之后与我熟识起来的。我在节目中说："时间是种种角度积成的一种现象"。所谓无心插柳柳成荫，好像也就是这样吧。

我一边想着您，一边写下这段话。想着您在《一物一世界》(*l'Univers cette Unité*)书中所散发出的乐观，那是一种以悲观为根基的乐观，好像您一边研究这个可悲的世界，一边还在替园里的葡萄喷杀虫剂。

---

① 译注：勒内·贝特朗(René Bertrand)为神学家。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